

让音乐成为一生的爱好和陪伴

——走近广州青年交响乐团

王 璿



▲广州青年交响乐团在瑞士韦尔比耶音乐节演出。 罗宇罡摄

珠江畔，二沙岛，星海音乐厅临江而立，似一架撑起盖面的钢琴。

一曲《雀鸟》掀起热潮。最后的音符落下，掌声响彻全场。广州青年交响乐团(以下简称“广青交”)的“看家曲目”风采依依。

作为中国首个由职业乐团建立和管理、首个拥有“音乐季”的非职业青年乐团，2011年成立以来，广青交建立起“少年基础班—少年交响乐团—青年交响乐团”三级梯队。将近2000个孩子从这里走出，考入乐团时，年龄最小的6岁，离开乐团时，年龄最大的25岁。

在广州，这样一种以乐团形式开展的音乐教育，带给人怎样的启示？

“音乐提高我们对美好的敏感度和对世界的感知力”

一个月前，香港艺术节，歌剧《卡门》首演，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博士王婧怡买了票。序曲响起，她仿佛回到2011年的夏天。

当年还是初中生的她，背着琴盒，第一次走进二沙岛的排练大楼。参加广青交的第一次乐队合排，就是《卡门序曲》，她心里直打鼓：近百人一起演奏，会不会乱成一团？“当指挥棒坚定地落下，雄壮和谐的乐声从一群同龄人的手中奏响，每一声都像击中我的心弦！”第一次合排，让王婧怡感受到音乐的魅力。

广青交成员最爱合奏，理由有很多：“聚光灯照向我们，集体给我安全感”“更能体会音乐丰富的层次”“目标一致，一起演奏好一首曲子”。他们慢慢懂得：何时将旋律让出去，何时把旋律接过来，怎样来配合，如何去衬托、聆听、合作，最终将几串音符变成恢弘立体的乐章。“这是‘和而不同’。”王婧怡如此总结。

合奏并非易事。快一点、慢一点，节奏就乱了，高一点、低一点，音准就没了。严格的要求、严谨的训练、严密的配合，广青交给孩子们埋下一颗集体主义的种子。

这背后是有力的专业支撑。参照职业乐团的建制和管理体系，广州交响乐团对广青交进行

2025年度的除店书会落下帷幕，书会的余音依然回荡在这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镇。今年“三

月三”，全国数百位专业的、民间的艺人负鼓抱琴，再次在古镇摆开擂台。

架小鼓、握筒板，以天为幕、以地为台，81岁的当地鼓书艺人吕有见在书会小剧场一角开了腔。“13岁学鼓词，大半辈子走街串巷，有了书会就像是有了家。”吕有见眉开眼笑。

南阳三弦书传承人侯红莲，七八岁学唱，十几岁进县曲艺队，如今是南阳市说唱团的专业演员、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获得者。“我就是地地道道的本地姑娘，曲艺的根在这里，走进书会就是走进父老乡亲。”侯红莲在书会上倾情演出了一个专场。

除店古镇位于河南省社旗县，因汉光武帝刘秀在此除旗起兵而得名除旗店。明清时，这里是万里茶道水陆中转站，民俗文化争奇斗艳。繁盛时，月月有书会、天天听“大调”。除店书会持续了300余年，至近代渐渐没落。

2018年，重开除店书会成了社旗县重振古镇文化的重头戏。前有马街、胡集两大知名书会，除店书会重开的底气何在？艺人队伍、群众队伍、县里的信心就在于本地这两支队伍的深厚基础。

多年来，以原社旗县说唱团演员王书珍为代表的这批老艺人，坚持下基层演出、办公益培训班，培养曲艺人才100多人。目前，全县有10余家专业曲艺团队、民间曲艺班社、演出进社区，到田间地头，赴工厂企业，每年演出600多场，观众近50万人次。2023年，社旗县还评上了“河南省曲艺之乡”。

今年“三月三”，81岁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带来评书《诸葛亮出山》，再现“贯口绝技”，如江河倾泻而出；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范军带来全新编排的中原幽默相声，掀起民族风；曲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希华携10余名弟子同台献艺，三代传承脉络清晰可见……第二次参加除店书会的刘兰芳感慨：“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、这么多优秀的说书人、这么多的热情观众，相信除店书会将会越来越好！”

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开场”，这个春天，不少人又在家门口听到了久违的说书唱曲之声。这背后，是社旗县持续做好书会的下半场文章：通过书状元评选、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等创新活动，吸引省内外演出团队、民间艺人参与，本届书会共吸引了36支专业团队、200多名民间艺人参加；一方面恢复了大调曲、鼓儿哼等传统曲艺项目，另一方面通过曲艺进乡村惠民演出、民间艺人小书场等形式广泛覆盖城乡……一朝唱腔起，千年古镇春。

《逍遥游》，先重温庄子名篇，再体悟老庄哲学，最后引出琵琶和大提琴的交相辉映；教管弦乐《中国心》，引导孩子们思考乐器与主题的表意关系……想象力与逻辑思维、人文素养与音乐底蕴，一起修炼。

“经过系统训练的成员们，会带动所在学校乐队水平的提升，不少孩子成为校乐队的主力。”陈智敏说，从长远看，会为我们的未来注入艺术基因，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。

“中国音乐从孩子们抓起，是这么好！”

小红书上，账号“广州青年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”发布了一条趣味转场视频。孩子们专门用这个账号记录自己国外巡演的足迹。

孩子们因音乐启程，路上却不只有音乐。每次去外地演出，日程允许的情况下，乐团都会组织成员们去文化地标游览。年龄大一点的会带着年龄小一点的成员做攻略，探索城市的人文景观。休息时，成员们自觉成组，“小乐队”训练起来。

“在西班牙巡演时，团里的孩子在街头和当地的小朋友一起踢足球。”陈智敏记得很清楚，“他们很容易融入新的环境。了解每座城市的风土人情，也是让孩子成长的历程。”

小小年纪远渡重洋，“家长大多以粉丝团的身份来音乐会捧场，每次也只有十几位。我们的孩子都由导师来管理。”除了老师的照顾，团员间也互帮互助。“去国外演出，年龄最小的孩子还在读小学，年龄大的上大学，‘以老带新’，相处融洽。”陈智敏说。

“每天练琴两小时”“其他学科为主，练琴占20%”……即使是广青交中年纪最小的少年基础班，每个孩子也有自己的“日程表”。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学习音乐，让他们逐渐形成了较强的自我管理 and 选择能力。

作曲家赵季平曾感慨：“广青交让我看到了中国音乐从孩子们抓起，是这么好！”

毫无疑问，作为当今人类文明的关键要素之一，音乐的意义已远超娱乐功能，渗透到文化、社会、情感、心理等多个层面，日益成为塑造个体与集体的重要力量，其多维价值印证了贝多芬的观点：音乐，是比一切智慧、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。从贾谊骨笛的“其声清越”到曾侯乙编钟的“金声玉振”，乐声悠扬地流淌于中华文明的最深处。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的美育传统，形塑着一代代中国人的理念、智慧、气度与神韵，不断续写着“礼乐之邦”的故事。

广州青年交响乐团的故事，未完待续。音乐曾让他们相聚，也会让他们在人生路的更远处、更高处再次相遇。

书写京剧光影的新故事

傅若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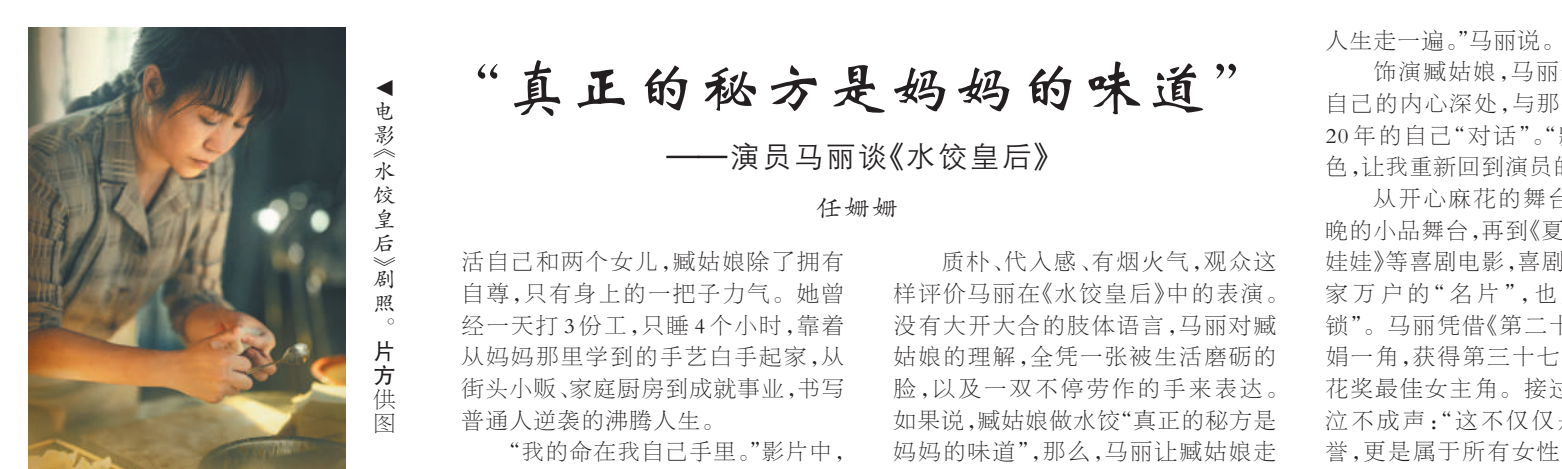
电影与京剧的故事从戏曲电影《定军山》开篇，在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，“京剧电影工程”的最新两部电影《满江红》《红鬃烈马》将与广大观众见面。回顾这10余年的京剧光影故事，满是收获与感慨。

2011年，“京剧电影工程”启动。这是一项在中央领导亲自倡导、推动下，在中宣部大力支持下实施的国家级、历史性工程，承载着弘扬优秀民族文化、挖掘京剧经典剧目深厚内涵、记录博大精深的京剧表演艺术的重任。凭借中影全产业链优势，我们以年均一部的创作节奏，先后将《四郎探母》《红楼二尤》等12部经典剧目搬上银幕，努力构建京剧影像档案系统，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表达的创新路径。

京剧是具有程式化表演、写意性美学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艺术典范，电影是具备视听表现力、广泛传播力和多元叙事手段的现代艺术。“京剧电影工程”的核心是把京剧和电影这两种艺术结合好。京剧独特的表演方式，如虚拟动作、程式化身段，这些传统的东西不能丢；电影讲究真实感，得让现在的观众看进去、喜欢看。创作的过程中，我们不断琢磨怎么既保留京剧的韵味，不丢失京剧的内核，又让电影拍得自然生动、表达顺理成章，每一步都小心平衡。

以《满江红》为例，我们在拍摄时遇到一个难题：京剧的舞台是虚拟的，一桌一椅就能代表千军万马，但电影观众更习惯真实的场景。怎么让两种风格“和谐同框”？比如黄河岸边那场戏，舞台呈现靠演员的气势和动作，在电影里，我们用特效做出了滚滚黄河，将风波亭还原成沧桑的古建筑。我们还架设了多台摄像机，从各个方位记录表演。岳飞愤怒时的细腻表情在舞台上难以捕捉，电影用特写镜头让观众看得真切。如此既保留京剧的韵味，又让画面有冲击力，对观众形成有效的吸引。

电影拍摄中，我们被京剧“一棵菜”“传帮带”的精神感染，真切感知京剧艺术的“韧性”，一次次为一辈京剧艺术家的敬业精神动容。年届八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，是大家一致推荐的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中周瑜的扮演者。他担心“自己的年岁高，达不到标准”，接受拍摄任务后，每天坚持练功，最后完成得非常出色。片中有个舞剑的片段，他拍摄了多次，新做的厚底靴有点硬，脚磨破了、出血了，他就在伤口上包块纱布，穿上靴子继续拍。叶先生在电影首映礼上说：“我今年80岁，拍摄这部京剧电影是一次继承和弘扬、守正与创新，我能参与十分荣幸。”字字句句饱含老一辈艺术家对京剧艺术的无限热爱与责任担当，也给予我们电影人不断前进的动力。



▲电影《水饺皇后》剧照。 片方供图

正在上映的电影《水饺皇后》中，演员马丽塑造的不只是“臧姑娘”，也是自己的妈妈。“臧姑娘的性格跟我的妈妈很像，她所经历的酸甜苦辣，我能感同身受。”马丽告诉我。

《水饺皇后》改编自真人真事。影片一开场，臧姑娘带着两个女儿，远赴异乡与丈夫团聚，没想到，丈夫已在泰国再婚。选择寄人篱下还是留在他乡自谋生路？没有身份，语言不通，要养活自己和两个女儿，臧姑娘除了拥有自尊，只有身上的一把子力气。她曾经一天打3份工，只睡4个小时，靠着从妈妈那里学到的手艺白手起家，从街头小贩、家庭厨房到成就事业，书写普通人逆袭的沸腾人生。

“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。”影片中，臧姑娘这样说。我问马丽：臧姑娘如何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？马丽的答案是“坚持、真诚以及不惜力气”。“她是一位自立自强的母亲，孩子是她的心肋，也是她必须穿上铠甲的理由。作为母亲的尊严告诉她，不可以软弱，必须强大起来。她的商业头脑来自于真诚和感恩，即使事业做大了，依然把自己电话号码印在外包装上。臧姑娘始终记得，因为听取不同顾客的意见，自己才走到了今天。”

肯定劳动、赞美劳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。在历史长河中，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、崇礼亲仁，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、勇猛刚健，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、敢拼会赢，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。各民族因生存环境和经济模式的差异，形成了多样的劳动方式，以及与之相伴的劳动歌谣。那些穿透时空的劳动歌曲，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有共享的音乐密码。

在海宁

在春日的茶山茶园里，畲族传统民歌《采茶歌》流传了上千年。畲族的“采茶歌”，有四季采、有正月到十二月的正采、有十二月到正月的倒采，还有同年的“十三采”。歌唱形式有夫妻对唱、姐妹对唱等，以欢快、轻松的表现形式，描述采茶的场景和收获的喜悦。

在南方热带、亚热带地区，春米舞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舞蹈形式，唱跳者以女性为主。每到丰收时节，海南黎族村寨的男女老少就欢聚一起，点燃篝火，姑娘们则围在木臼旁，分成小组，每人手握木杵，绕着木臼很有节奏地敲击木臼，且歌且舞。在台湾日月潭水边，少女们边春米劳作边唱起欢快的“杵歌”庆祝丰收。

在云贵高原的梯田上，哈尼族多声部民歌《栽秧山歌》与山泉共鸣。领歌者即自编创的歌词里，藏着二十四节气的农事密码，妇女们回应的和声，将插秧的间距、施肥的时机化作旋律的节奏。插秧是一项极其枯燥繁重的农事活动，以歌为令的耕作方式，让长时间弯腰插秧的苦力劳动变成了一件趣事，帮助哈尼族人民在海拔2000米的高山孕育出梯田红米，在大地上刻画出哈尼梯田这一农耕文明奇观。

在游牧者苍凉的长调里，风裹挟着牛羊的呼吸，马蹄踏碎草浪的韵律，被谱成迁徙的琴弦。这也练就了游牧民族坚韧、豁达的性格。接羔保育是牧民一年中最重要最忙碌的工作。当草原上刚刚生产完的母羊或母驼拒绝哺育幼崽时，蒙古族妇女就会将幼崽抱在手中，在母羊或母驼的身边反复吟唱《劝奶歌》，深情呼唤母羊或母驼，一唱就是一个通宵，悠扬的歌声和温柔的动作，最终化作生命延续的奇迹。

在美丽的大、小兴安岭，鄂伦春族依靠一匹马、一杆枪、一只猎犬，一年四季追赶着獐孢、野鹿，游猎在辽阔的林海里。猎人们通过即兴创作的“坚达温”（民歌）曲调，将追踪猎物的技巧、辨别方向的秘诀编成歌谣，融合了语言韵律与民族音乐传统，展现了森林文化的深邃与生命力。

在南海北部湾的渔头、万尾和山心三岛上，《出海歌》像一首“海上牧歌”，夹带着海洋的气息。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，京族传统民歌像一首深邃的蓝色史诗，每一声渔歌都与海洋羁绊深深。《出海歌》源于京族渔民出海捕鱼的集体劳作。歌曲以高亢的旋律和短促跳荡的节奏，模拟风帆鼓动、桨橹击水的动态，展现京族人协作扬帆、与风浪搏斗的场景，凸显渔民豪迈坚韧的性格。

在古老的青藏高原上，有一首与大地共生的劳动乐章——阿谐，意为“劳动者之歌”。阿谐源于西藏民间特有的“打阿嘎”劳动场景，“打阿嘎”被称为“西藏传统土地上的舞蹈”，工匠们手持名为“阿嘎夯”的木制工具，以集体协作的方式用力夯打取自山上的阿嘎土。木夯起落间，泥土与木具碰撞出深沉的节奏，劳动者们便顺着这天然的韵律，即兴编创歌声，列成整齐的队列，肩背夯具，脚步随歌声起落。

中华大地的晨昏交替间，勤劳的汗水与歌舞的韵律相伴相生，梯田上的山歌与织机前的号子彼此应和，草原牧人的长调与茶马古道的铃声遥相辉映，这种将劳作升华为艺术、将艺术反哺于劳作的智慧，让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长河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，构筑起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民族报社）



本版邮箱：ysbjs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：任姗姗

“真正的秘方是妈妈的味道”——演员马丽谈《水饺皇后》 任姗姗

质朴、代入感、有烟火气，观众这样评价马丽在《水饺皇后》中的表演。没有大开大合的肢体语言，马丽对臧姑娘的理解，全凭一腔被生活磨砺的脸，以及一双不停劳作的手来表达。如果说，臧姑娘做水饺“真正的秘方是妈妈的味道”，那么，马丽让臧姑娘走进观众内心的秘方也是妈妈的味道。

“我在一个小县城长大。8岁时，妈妈离婚，她就靠着摆地摊、卖麻毛线、卖灯、开饭店，一点点攒下钱，供我到北京读书”。马丽在二度创作时，无数次想起妈妈经年累月起早贪黑、忙忙碌碌的身影。对生活细节的信手拈来，与臧姑娘人生的同频共振，都源于她对妈妈的观察以及那些陪妈妈创业的童年记忆。“扮上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全都对了，要踏踏实实把臧姑娘的